

# 卷五

書名 鹽鐵論十二卷 嘉靖三十三年雲間張氏猗蘭堂刊本  
 撰者 漢 桓寬 撰，明 張之象 注  
 卷 卷五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漢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10  
 編號 C4445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45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1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鹽鐵論十二卷 嘉靖三十三年雲間張氏猗蘭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鹽鐵論卷之一

漢 汝南 桓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 ● 本議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去聲御史與所

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漢書食貨志曰昭帝

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

民所疾苦教化之要車千秋傳曰武帝疾

立皇子鉤弋夫人男為太子拜大將軍霍光  
 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  
 丞相千秋並受遺詔輔道少主武帝崩昭  
 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壹決大將軍光

請求記号

子部-儒家-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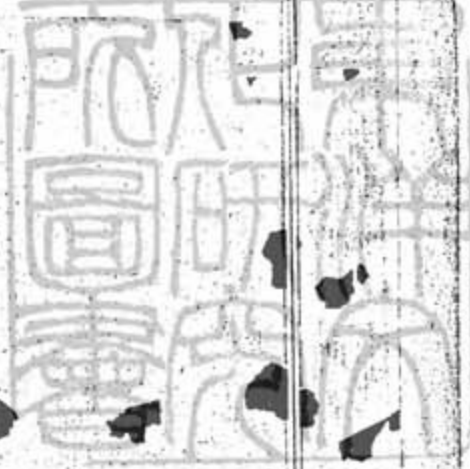
書名

鹽鐵論十二卷 嘉靖三十三年刊本

5 / 12 ~ 12 / 12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1147









鹽鐵論卷之五

漢 汝南 桓 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毀學第十八

大夫曰。夫音扶懷枉而言正。自託於無欲而

實不從。此非士之情也。昔李斯與包丘子。

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

乘去聲以制海內。功侔伊望謂伊尹太公望也。名巨

太山。而包丘子不免於甕牖蒿廬。如潦歲





之毒音口非不衆也。然卒死於溝壑而已。今內無以養，外無以稱，貧賤而好去義，雖言好去義，亦不足貴者也。

文學曰：方李斯之相去秦也，始皇任之，人臣

無二。然而荀卿為之不食，覩其權不測之禍

也。李斯傳曰：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

歸咸陽，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

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闕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

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申屠剛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

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蓋功蓋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包丘子飭

蓬藜，修道白屋之下，樂音其志，安之於廣廈

芻豢，無赫赫之勢，亦無戚戚之憂。陸雲曰：富貴者人之

所欲也。而古之逸民，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丘之歡，擅一壑之美，豈不以身重於宇宙。

而恬貴於芬華哉。天地不易其樂，萬物不其志，然後可以妙有生之極，固無疆之休。

夫音晉獻垂棘，非不美也；宮之奇見之而歎

知荀息之圖之也。知去伯富有三晉，非不盛

也。然不知襄子之謀之也，季孫之狐貉，非不

麗也。而不知魯君之患之也。人間訓曰：晉獻公欲假道於虞



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為勢也。若假之道。道號朝亡。而實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還反伐虞。又拔之。趙世家曰。襄子立四年。智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智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智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灌其城。城不浸者二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襄子懼。乃夜使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三國反滅智伯。共分其地。魯世家曰。哀公患三。道將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難。故君臣多間。秦族訓曰。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歎之。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也。而子胥憂之。是其以擒於越也。小白

奔莒。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晉也。句踐棲於會稽。修政不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為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畏福之為禍也。故齊桓亡汶陽之田而霸。知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之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故晉獻以寶馬釣虞虢。襄子以城壞誘知聲伯。身禽於趙。而虞虢卒并於晉。以其務得不顧其後。貪土地而利寶馬也。申旗曰。昔者

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沉者三版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



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繆稱訓曰。無勇者。非先懼也。難至而失其守也。貪婪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害也。虞公。孔子曰。見垂棘之璧。而不知號禍之及已也。孔子曰。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今之在位者。見利不虞。害。貪得不顧耻。以利易身。以財易死。無仁義

之德。而有富貴之祿。若陷坎穽。食於縣懸。門之下。此李斯之所以具五刑也。傳曰。李斯

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入秦。秦卒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立。以郎中趙高之譖。乃具南方有鳥名鷓鴣。非竹實

不食。非醴泉不飲。飛過太山。太山之鷓。餓。啄腐鼠。見鷓鴣而嚇。今公卿以其富貴笑

儒者為之常行。得無若太山鷓。嚇鷓鴣乎。

南華經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鷓。鷓子知之乎。夫鷓鴣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棲。非棟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鷓得腐鼠。鷓鴣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大夫曰。學者所以坊固辭禮者。所以

文鄙行也。故學以輔德。禮以文質。言思

可道。行思可樂。惡言不出於口。邪行



不及於已。動作應禮。從容中去聲道。故禮以

行之。孫音遜以出之。是以終日言無口過。終

身行無冤尤。今人主張官立朝音潮以治民。

疏爵分祿以褒賢。而曰縣音懸門腐鼠何辭

之鄙倍而悖於所聞也。人間訓曰。虞氏。梁

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

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

下。博上者射朋張中。反兩而笑。飛鳶適墮

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世審

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

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

務於天下。請與公僂力一志。

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

文學曰。聖主設官以授任。能者處之。分祿以

養賢。能者受之。說命曰。官不及私昵。惟其

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義

貴無高。義取無多。故舜受堯之天下。太公不

避周之三公。馮忌曰。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

下。傅尚書中侯曰。文王至田於溪水畔。呂尚

釣於崖。王下拜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

于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鈞得玉璜。刻曰。姬受

命。呂佐旌德。合昌來提。撰爾維鈴。報在齊。尊

賢篇曰。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

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

相見也。不待

試而知矣。苟非其人。簞食音嗣豆羹。猶為賴

民也。賴。幸故德薄而位高。力小而任重。鮮上聲

臣或命卷二



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子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說林訓曰。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陸子曰。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効業。貞臣底力而辭豐。夫太山鷓啄腐鼠於窮澤幽谷之中。非有害於人也。今之有司盜主財而食之於刑法之旁。不知機之是發。又以嚇音黑人。其患惡音烏得若太山之鷓乎。

大夫曰。司馬子言。天下穰穰皆為利往。貨殖傳曰。天下熙熙皆為利往。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趙女不擇醜好。鄭

姬音預不擇遠近。商人不醜耻辱。戎士不愛

死力。士不在親事。君不避其難。去聲皆為利

祿也。儒墨內貪外矜。往來游說。音稅栖栖然

亦未為得也。故尊榮者。士之願也。富貴者。

士之期也。方李斯在荀卿之門。闕音達其

與之齊軫。及其奮翼高舉。龍昇驥驚。過九

軼二。翱翔萬仞。鴻鵠驩騶。且同侶。况跋音避

牂音戕也。燕雀之屬乎。席天下之權。音因猶

若人之坐。御宇內之衆。後車百乘。音去食祿



萬鍾而拘儒布褐不完糟糠不飽非首菽

藿而卑廣廈亦不能得已雖欲嚇音黑人其

何已乎傳曰夫鳳凰之初起也翾翾十步

屈一伸展而雲間藩木之雀超然自知不

及遠矣士褐衣縵著未嘗完也糲藿之食

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即以爲羞耳及其出

則安百議用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

知不及遠矣

文學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賢士殉名貪夫

死利駢拇篇曰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

於東陵之上野語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

士尚志聖人貴精叢談曰衆人以毀形爲恥

子以毀義爲辱衆

李斯貪其所欲致其所

惡音汗重祿也慮遠而避害謹也傳亮曰昔之

於香餌故傾危不及思憂患而豫防則針石

無用洪流壅於涓涓合拱挫於纖蘖介焉是

於香餌故傾危不及思憂患而豫防則針石





式。色斯而舉。悟高鳥以風逝。鑑醴酒而投紱。夫豈敝著而後謀通。患結而後思復哉。故詩曰。謹爾侯度。用戒不虞。言防萌也。夫音扶。郊祭之牛。食養暮年。

衣去聲之文繡以入廟堂。太宰執其鸞刀以啓

其毛。方此之時。願任重而止峻坂。不可得也。

南華經曰。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

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

孤豚。豈可得乎。商鞅困於彭池。吳起之伏王尸。願被

布褐而處窮鄙之蒿廬。李斯相去聲秦。席天下

之勢。志小萬乘去聲。及其囚於圜音零。圜音零專制

於雲陽之市。亦願負薪入鴻門。行上蔡曲街

徑。不可得也。衛鞅傳曰。商君既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

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鼃池。徐廣曰。鼃。或作

彭。吳起傳曰。諸侯患楚之強。故楚之貴戚。盡

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

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

吳起。并中悼王。李斯傳曰。二世二年。具斯五

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

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哉。蘇秦吳起

以權勢自殺。商鞅李斯以尊重自滅。皆貪祿慕榮以沒其身。從去聲車百乘去聲。曾不足以載其禍也。傳曰。夫利為害本。而福為禍先。惟不求利者為無害。不求福者為無禍。詩



曰。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傅亮曰。夫四道好謙。三才忌滿。祥萃虛室。鬼瞰高屋。豐屋有節。家之災。鼎食無百年之貴。然而狗欲厚生者。忽而不戒。知進忘退者。曾莫之懲。前車已摧。後鑿不息。乘危以庶安。行險以徼幸。於是顛墜覆亡之禍。殘生天命之釁。其故何哉。流溺忘反。而以身輕於物也。

### 褒賢第十九

大夫曰。伯夷以廉餓。尾生以信死。古史云。伯夷

叔齊。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雜篇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至。尾生不去。抱梁柱而死。由小器而虧大體。匹夫匹婦之

為諒也。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何功名之

有。蘇秦張儀。知去足以強國。勇足以威敵。

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萬乘去聲之

主。莫不屈體卑辭。幣請交。此所謂天下名

士也。拾遺記曰。蘇秦張儀二人同志好學。迭剪髮而鬻之。以相養。或傭力寫書。

非聖人之書不讀。遇見墳典。行途無所題記。以墨書掌及股。裏夜還而寫之。析竹為

簡。二人每假食於路。剝樹皮。編以為書帙。以盛天下良書。嘗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

有一先生問二子何勤苦也。儀秦又問之。子何國人。答曰。吾生於歸谷。亦云鬼谷。鬼

者。歸也。又云。歸者。谷名也。乃謂其術。教以干世出俗之辨。即探胃內得二卷說書。言



輔時之事。古史考云。鬼谷子也。鬼歸相近也。論衡曰。蘇秦張儀。學縱橫之術於鬼谷先生。先生曰。能說我泣出。則能分天。皇之紀。秦說鬼谷先生。先生泣霑襟。夫智不足與謀。而權不能舉當世。民斯為下也。今舉亡音無而為有。虛而為盈。布衣穿履。深念徐行。若有遺亡。非立功成名之士。而亦未免於世俗也。

文學曰。蘇秦以從音縱顯於趙。張儀以衡音橫任

於秦。司馬貞曰。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合從親而擯秦。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

六國。連衡而事秦。故蘇為合從。張為連衡也。方此之時。非不尊貴

也。然知音去士隨而憂之。知夫音扶不以道進。必

不以道退。不以義得者。必不以義亡。季孟之

權。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為之曰。微為人

臣。權均於君。富侔於國者。亡。故其位彌高而

罪彌重。祿滋厚而罪滋多。文子曰。身有榮華。心有愁悴。夫

扶音行者先全已。而後求名。仕者先辟音避害而

後求祿。曾子曰。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

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潘尼曰。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

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



夫音扶香餌音貳非不美也。龜龍聞而深藏，鸞鳳

見而高逝者，知其害身也。夫音扶為烏鵲魚鱉

食香餌音貳而後狂飛奔走，遜身屈造音通。圍

無益於死音貳。吳越春秋曰：高飛之鳥死於美食，

網羅之鳥悔不高飛，吞餌之魚悔不忍饑。今有司盜秉國法，進不

顧罪，卒然有急，然後車馳人趨，無益於死。所

盜不足償於臧獲音婢，妻子奔亡無處所。

身在深牢，莫知恤視，乃此之時，何暇得以笑

乎。蔡澤曰：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

是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

大夫曰：文學高行，去矯然若不可卷，盛節

潔言，皦音皎然若不可涅音乃。結反。詩云：我

孔子云：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皦潔白貌。然戍音絮卒陳勝，釋輓

音輅，首為叛逆，自立張楚。陳勝世家曰：秦

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乃入

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

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披堅執銳，伐無

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

勝乃立為王，號為張楚。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勝。李奇曰：欲張大其楚，素非有回由處士之行。陸



顏回仲由皆孔子弟子宰相去聲列臣之位也奮於大

澤不過旬月而齊魯儒墨薦紳之徒徐廣曰薦

紳即縮紳也肆其長衣長衣官之也負孔

氏之禮器詩書委質音至為臣質即贊也古

曰贊之為言至也自五玉五帛二生一死皆所以為贊以見其君者也古之欲仕者

出其疆必載贊而行故孔甲為涉博士陳勝

謂為臣者曰委贊也字涉孔鮒字甲孔子之八世孫卒俱死陳

為天下大笑深藏高逝者固若是也

文學曰周室衰禮義壞不能統理天下諸侯

交爭相滅亡并為六國兵革不休民不得寧

息秦以虎狼之心蠶食諸侯顏師古曰蠶食

蠶之食葉也并吞戰國以為郡縣秦紀曰始皇二

以為三十六郡伐能矜功自以為過堯舜而

羞與之同棄仁義而尚刑罰以為今時不師

於文而決於武趙高治獄於内蒙恬治兵於

外百姓愁苦同心而患秦揚雄曰神明所作

道德仁義禮智獨秦屈起西戎邠荒岐雍之

疆因襄文宣靈之僭跡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從擅衡并吞六國遂稱平始皇

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馳騫起翦悒賁之用



兵。刻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崇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難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古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獮而不臻。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大菲經實。巨狄鬼信之妖發。神歇靈繹。海水羣飛。二世而亡。陳何其劇。與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也。

王赫然奮爪牙。為天下首事。道雖凶而儒墨或干之者。以為無王久矣。道擁遏不得行。自孔子以至於茲。而秦復重禁之。故發憤於陳也。

司馬遷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寓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子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子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薦紳先



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孔子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

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庶幾成湯文

武之功。為百姓除殘去賊。豈貪祿樂音洛位哉。

大夫曰。文學言行。去聲雖有伯夷之廉不及。

柳下惠之貞不過。高瞻下視。潔言污行。去聲

觴酒豆肉。遷延相讓。辭小取大。雞廉狼吞。

趙綰王臧之等。以儒術擢為上卿。而有奸

利殘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大官。竊權

重欺給音急欺也。亦宗室受諸侯之賂。卒皆誅

死。儒林傳曰。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

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

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太皇

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

之過。以讓上。上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

殺。主父偃傳曰。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

見。拜偃為謁者。一歲中四遷。偃大臣皆畏

其口。賂遺累千金。元朔二年。主父偃言齊

王內淫佚行僻。上拜偃為齊相。至齊。乃使

人以王與姊奸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

罪。乃自殺。有司以聞。上大怒。以為偃劫其

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服受諸侯金。實不

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為御

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

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

以謝天下。乃東方朔自稱辨略。消堅釋石。



當世無雙。然省其私行。去聲狂夫不忍為。俗風

通曰。東方朔。平原人也。孝武皇帝時。招延賢良文學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故四方多

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於是朔請闕自陳。十二失父。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十四。擊

劍。十六。誦詩。十九。學孫吳兵法。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三。長九尺三寸。目若

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如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

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由是見偉。稍益親幸。詔拜以為郎。嘗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

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污。數賜縑帛。擔

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

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楊雄曰。朔恢誕多端。不名一行。

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似隱。非夷齊。是柳惠。其滑稽之雄乎。况

東方朔之口。其餘無足觀者也。

文學曰。志善者忘惡。謹小者致大。俎豆之間。

足以觀禮。閨門之內。足以論行。去聲夫音扶服古

之服。誦古之道。舍而為非者。鮮上聲矣。故君子

時然後言。義然後取。不以道得之。不居也。人間

訓曰。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為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

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滿而不溢。泰而不驕。故袁盎親

於景帝。秣馬不過一駟。公孫弘即三公之位。



家不過十乘東方先生說聽言行於武帝而不驕溢主父見困厄之日久此疾在位者不

好去聲道而富且貴莫知卹士也於是取饒衍之餘以周窮士之急非為私家之業也主父

曰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

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迺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

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詔拜偃為謁者一歲中四遷偃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大

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就不足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

故倒行暴施之上拜主父為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

當世囂囂非患儒之鷄廉患在位者之虎飽嗑音益咽於求覽無所予遺耳嗑咽也爾雅曰嗑覽通作攬撮持也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

相刺第二十 大夫曰古者經井田制廛里丈夫治其田

疇女子治其麻枲音徒無曠地無游人故非



工商不得食於利末。非良農不得食於收

獲。非執政不得食於官爵。今儒者釋耒耜

而學不驗之語。曠日彌久而無益於理。往

來浮游。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巧為良民以

奪農妨政。此亦當世之所患也。傳曰。土之

禾。君之明者善養士。李尋曰。馬不伏櫪。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

文學曰。禹感洪水。身親其勞。澤行路宿。過門

不入。當此之時。簪墮不掇。冠挂音掛不顧。而暇

耕乎。修務訓曰。禹沐浴。霖雨。梳櫛扶風。決江

疏河。鑿龍門。闢伊闕。修彭蠡之防。乘四

載。隨山。梨木。平治水。土定。十八百國。聖人不

貴尺璧而貴寸陰。是故禹之趨時也。履遺而

弗取。冠挂。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

而弗顧。不能伏。是以東西南北。七十說音稅而不用。然

後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萬世之後。天下

折中焉。豈與匹夫匹婦耕織同哉。貴德篇曰。聖人見天

下強。凌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

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與道之一行而

得。施其德。使民全於生育。丞庶安土。萬物熙

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

德澤不治。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



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歎曰天以至明為不可蔽乎日何為而食地以至安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天地而尚動蔽是故聖賢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傳聲曰君子當時不動而民無者其天平乎

觀也故非君子莫治小人非小人無以養去聲君子當不耕織為匹夫匹婦也君子耕而不

學則亂之道也曹劌曰君子務治小人務力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昔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晦首使

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

大夫曰文學言治尚於唐虞言義高於秋天有華言矣未見其實也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為相去聲子思子原為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為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孟軻居梁兵折於齊上將軍死而太子虜西敗於秦地奪壤削亡河內河外夫音扶仲尼之門七十子之徒去父母捐室家負荷去聲而隨孔子不耕而學亂乃愈滋故玉屑滿篋不



為有寶。詩書負笈。不為有道。要在安國家。利人民。不苟文繁眾辭而已。

文學曰。虞不用百里之謀而滅秦。穆用之以

至伯音霸焉。夫音扶不用賢則亡而不削。何可得

乎。尊賢篇曰。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段大夫於係累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李康曰。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孟子適梁。惠王問利。答以仁義。趣

舍不合。是以不用而去。孟子傳曰。孟子。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

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

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

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

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

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

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夫音扶懷寶而

無語。故有粟不食。無益於饑。覩賢不用。無益

於削。紂之時。內有微箕子。外有膠鬲。棘子

故其不能存。言而不用。諫而不聽。雖賢惡音烏

得有益於治也。

大夫曰。橘柚生於江南。而民皆甘之於口。

大夫曰。橘柚生於江南。而民皆甘之於口。



味同也好音生於鄭衛而人皆樂音洛之於

耳聲同也越人夷吾戎人由余待譯而後

通而並顯齊秦人之心於善惡同也說林訓曰

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悅於目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故會

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師曠鼓琴百獸率

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不應者也說山訓曰曾子

攀板車引輔者為之止也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伯

牙鼓琴駟馬仰秣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

淳于髡曰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

而况君人者也意未誠與平聲何故言而不見從行

而不合也

文學曰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賢聖不

能正不食諫諍之君傳曰人之將死惡聞酒肉之味邦之將亡惡聞

忠臣之氣身死不為醫邦亡不為謀還自遺災也說林訓曰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與亡

國同道難與為謀雜言曰比干死紂而不能正其行子胥死吳而不能存其國二子者強

諫而死適足明主之暴耳故桀有關龍逢而

亡夏殷有三仁而商滅節士篇曰桀為酒池

望三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為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



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用人若恐不能死。不  
 幸天禍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  
 去。朝。築。因。囚。拘。之。君。子。聞。之。曰。未。之。命。矣。夫。  
 論。語。陰。嬉。讖。曰。庚。子。之。旦。金。叛。刻。書。出。地。庭。  
 中。曰。臣。族。虐。王。禽。宋。均。曰。謂。殺。龍。逢。之。後。庚。  
 子。旦。庭。中。有。此。叛。異。也。龍。同。姓。稱。族。王。虐。殺。  
 我。必。見。禽。也。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不。患。  
 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不。患。  
**無由余夷吾之倫。患無桓穆之聽耳。**傳曰。昔

余使秦。秦穆公問以得失之要。對曰。古有國  
 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  
 也。由余因論五帝三王之所以衰。布衣之所  
 以亡。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繆曰。邾有  
 聖人。敵國之憂也。出余聖人也。將令之何。王  
 繆曰。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嘗以中國之聲  
 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姪其心。亂其政。其臣  
 下必疎。因為由余請。緩則使其君臣有間。然



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繆以女樂二列。遺  
 戎王。為由余請期。戎王大悅。許之。於是張酒  
 聽樂。日夜不休。終歲姪。縱卒馬多死。由余歸  
 數諫。不聽。夫之秦。秦公子迎拜之。為上卿。遂  
 并國十二。辟地千里。千金書曰。管子束縛在  
 魯。桓公欲相鮑叔。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  
 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為其君射人。  
 也。射我者也。不可。鮑叔曰。夷吾為其君射人。  
 者也。君若得而用之。則彼亦將為君射人。桓  
 公不聽。強相鮑叔。鮑叔固辭讓弗相。桓公果  
 聽之。於是使人告魯。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讐也。  
 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鞞其  
 拳。膠其目。咸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  
 公使人以胡車迎之。被以灌火。繫以犧猥焉。  
 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曰。自  
 孤之聞夷吾之言也。月益明。耳益聰。孤弗敢  
 專。故以告于先君。因顛而命管子曰。夷吾佐  
 予。管子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管子治齊



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楚莊王曰：世不絕聖，國不絕賢。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猶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王符曰：夫十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仲長統曰：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適遇，屈原放逐於也。

**楚國**。泰族訓曰：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

十說而無所遇。離騷經序曰：楚襄王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而屈原放在山野，復故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然不見省。

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

終非。以此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者也。燕惠王曰。

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

大夫曰：歌者不期於利聲，而貴在中。去聲。節。

論者不期於麗辭，而務在事實。修務篇曰：腹劒者期

於鈺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驕驢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修營，而不期於濫觴號鍾，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善

聲而不知轉，未可謂能歌也。善言而不知



變未可謂能說也。持規而非矩，執準而非繩，通一孔，曉一理，而不知權衡，以所不覩，不信人。若蟬之不知雪，豎據古人以應當世，猶辰參之錯，膠柱而調瑟，固而難合矣。

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曠林，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遷實沉于大夏，主參。尚書大傳曰：書之論事，離離若參辰之錯行。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宋哀曰：辰，龍星也。參，虎星也。我不見龍虎俱見也。傳曰：趙王以趙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調瑟耳。括徒能讀父書，孔子所以不用於世，而孟

軻見賤於諸侯也。

班固曰：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

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

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鳥不

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於是應聘諸侯，以答禮行，誼西入周

南至楚，畏匡，危陳，奸七十餘君，無所遇。趙

岐曰：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

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

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

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上權

謀，以為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並

起。揚朱墨翟，放蕩以干時，惑眾者非一。孟

子憫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

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朱，於

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干於諸

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

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



文學曰。日月之光。而盲者不能見。雷電之聲。

而聾人不能聞。孟子曰。夫震雷之起也。破竹

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

者。卒有見。泰族訓曰。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

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為不知音者言。若語於

瘖。因聾何特蟬之不知重。平雪耶。泰族訓曰。

以通己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瘖者

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

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

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徇者。莫不事

申也。心之塞也。莫之務通也。不明於類也。齊

俗訓曰。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闕

者。不足與論至。終稱訓曰。察一曲者。不可與

言化。樂一持者。不可與言大。南華經曰。井蛙

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隘也。夏蟲不可以語

於寒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

於教也。夫以伊尹之知。去太公之賢。而不能

開辭於桀紂。非說者非聽者過也。張子曰。桀

焚聖人。以徵為羽。非絃之罪也。是以荆和抱璞

而泣血。曰。安得良工而剖之。屈原行吟澤畔。

曰。安得臯陶而察之。雜事篇曰。荆人卞和得

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謾而斷其左足。

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王

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為謾而斷其

右足。武王薨。共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



之悲也。對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謾此臣之所以悲也。共王曰：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斬人之足。夫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何聽之殊也。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故曰：珠玉者，人主之所貴也。和雖獻寶而美，未為玉尹用也。進寶且若彼之難也，况進賢人乎。賢人與姦臣，猶仇讐也。於庸君意，不合。夫欲使姦臣進，其讐於不合意之君，其難萬倍於和氏之璧。又無斷兩足之臣，以推其難，猶拔山也。千歲一合，若繼踵。然後霸王之君與焉。其賢而不用，不可勝載。故有道者之未戮也，宜白玉之璞未獻耳。陳元曰：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楚辭曰：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者不凝



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滌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飲其醴？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一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皎皎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夫音人君莫不欲求賢以自輔

任能以治國，然牽於流說，惑於道諛，是以賢

聖蔽掩而讒佞用事，以此亡國破家，而賢士

饑於巖穴也。君道篇曰：武王問太公曰：舉賢

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小



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為賢。以非善為善。以非忠為忠。以非信為信。其君以譽為功。以毀為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尊賢篇曰。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桓公曰。善。雜事篇曰。闔廬用子胥。以興。夫差殺之。而以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王逐之。而敗。此的的然若白黑。秦不用叔孫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興。此未遂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福如此。人君



莫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謂賢者。不賢也。或使賢者為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肖嫉賢。愚者嫉智。是賢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載不合者也。劉峻曰。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渾敦擣杙。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昔趙高無過人之志。而居萬人之位。是以

傾覆秦國。而禍殃其宗。盡失其瑟。何膠柱之

調也。雜事篇曰。秦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

亥。決獄。胡亥幸之。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當高法。當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其官二世即位。趙高說以嚴法。刻刑。今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更為法律。務益刻深。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大傳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



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秦族訓曰。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人間訓曰。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

大夫曰。所謂文學高第者。智略能明先王之術。而資質足以履行其道。故居則為師。用則為世法。今文學言治則稱堯舜。道行去聲則稱孔墨。授之政則不達。懷古道而不能行。言直而行之枉。道是而情非。衣冠有以殊於鄉曲。而實無以異於凡人。諸生所謂中直者。遭時蒙率。備數適然耳。殆非明舉。所謂固未可與論治也。

文學曰。天設三光以照記。天子立公卿以明治。故曰。公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也。上有輔明主之事。下有遂聖化之事。和陰陽。調四時。安衆庶。育羣生。使百姓輯睦。無怨思之色。四夷順德。無叛逆之憂。此公卿之職。而賢者之所務也。秦族訓曰。古者法設而不犯。刑措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修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為九



卿一縣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故知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豪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傑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田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一而不靡今使愚教智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若伊尹周召三公之才太顛閎夭九卿之人伊尹殷湯之臣周公旦召公奭周武王之臣太顛閎夭周文王之臣也文學不中聲聖主之明舉今之執政亦未能稱盛德也

大夫不說音悅作色不應也

文學曰朝音潮無忠臣者政闇大夫無直士者

位危主術訓口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

宰徹其膳猶以為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

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

之輶過若毫釐而既已備之也夫聖人之於

善也無小而不可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正

諫篇曰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

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

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

之暗上無聞則謂之聾聾暗則非害治國家

如何也目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

緯以成緯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

高也夫治天下者非一士之言固有受而不

聞惡有距而不入者哉韓嬰曰天子有爭臣

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紂殘賊百

姓絕逆天道至斯朝涉刳孕婦脯鬼侯醢海



伯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  
 子去之執囚為奴此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  
 而誅絕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  
 國吳王夫差為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葬闔  
 閭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胥以死越  
 王句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未忘  
 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  
 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  
 為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  
 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  
 季路為宰臣也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  
 有默默諛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時無  
 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大王咨嗟  
 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晏子  
 曰下無直辭上有隱君  
 任座正言君之過文  
 民多諱言君有驕行  
 侯改言行聲稱為賢君  
 魏世家曰魏文侯與  
 士大夫坐問曰寡人



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任座曰  
 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  
 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  
 君之非仁君文侯怒而逐任座座起而出次  
 至翟璜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翟璜對曰君  
 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  
 者其臣直向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君  
 仁君文侯曰善復召任座入拜為上卿  
**袁盎**  
 面刺絳侯之驕矜卒得其慶  
 楚人也字絲父  
 故為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  
 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絳侯  
 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嘗目送  
 之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  
 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  
 與在君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  
 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  
 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



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素。益曰。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益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請室。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故觸死亡以干主之過。

者。忠臣也。犯嚴顏以匡公卿之失者。直士也。

孫叔敖曰。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南華經曰。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正諫篇曰。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鄙人

不能巷言面違。方今人主穀之。穀。祿也。教令張

而不施。食祿多非其人。以妨農商工市井之

利。未歸於民。民望不塞也。且夫音扶帝王之道

多墮壞而不修。詩云。濟濟多士。意者誠任用

其計。非苟陳虛言而已。

鹽鐵論卷之五











